

纯与俗的变奏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三辑

与 其 他 学 术 著 作 不 同 的
是 ， 本 书 系 多 由 博 士 生
导 师 们 将 自 己 几 十 年 的
文 章 ， 专 著 予 以 检 索 ，
把 其 中 那 些 虽 时 过 境 迁
但 仍 有 思 想 洞 见 ， 亦 富
辞 采 的 文 字 截 取 而 成 。
这 些 文 字 经 过 了 岁 月 的
淘 洗 ， 实 乃 石 中 之 玉 ，
川 底 之 珠 。

栾梅健 著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第三辑

纯与俗的变奏

栾梅健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与俗的变奏/栾梅健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2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

ISBN 7-80737-000-9

I. 纯... II. 栾...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833 号

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辩集粹书系(第三辑)

纯与俗的变奏

栾梅健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755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50mm × 228mm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博士生导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一批精英，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天赋才能，静守书斋，破读典籍，“焚膏油以继晷，独兀兀而穷年”，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卓有建树，其造诣渐臻纯青，在学坛颇有影响，甚至名及海外。但是，他们的成就却少为普通读者所知晓。所以，让高雅的学术走出殿堂，甚为必要。然而，博士生导师的专著和大块文章，多以思辩的深刻、逻辑的严密和旁征博引而著显，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自由的阅读渐成时尚，让学者的思想、智慧与读者的需求近距离链接，成为我们策划本书系的初衷。与其他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系多由博士生导师们将自己几十年的文章、专著予以检索，把其中那些虽时过境迁但仍有思想洞见、亦富辞采的文字截取而成。这些文字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实乃石中之玉、川底之珠。所截取的文字有章节、有片段、有三五语句，重新编排，再成系列。其长者如随笔，短者如小札，如散文诗、箴言录。……读者随意翻读，必有启示心智、陶冶性情之益。

这是本书系的第三辑。

目 录

第一辑·探源“前五四”

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和开放性·····	(3)
政治小说:声嘶力竭的宣传与理想主义光辉的消散·····	(4)
谴责小说:警世意识与艺术欠缺·····	(6)
狭邪小说:批判现实与猎奇展览·····	(7)
科幻小说:离奇的想像与创作局限·····	(8)
《老残游记》:独特视角与批判锋芒·····	(9)
《新法螺先生谭》:科学精神与浪漫主义·····	(11)
民初文学与晚清文学的不同特征 ·····	(13)
民初言情小说涌现探因 ·····	(15)
民初言情小说的主题 ·····	(17)
《送别》:声情并茂的现代歌词·····	(19)
“前五四”文学的历史背景 ·····	(21)
读者与传媒 ·····	(24)
启蒙主义文学 ·····	(26)
近代翻译文学之兴 ·····	(27)
为人诟病的鸳鸯蝴蝶派 ·····	(29)
王国维的游戏文学观 ·····	(32)
白话文运动的暗流涌动 ·····	(34)
对白话文的张扬 ·····	(35)

第二辑·新文学何以发生

关于现代文学的起源	(39)
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的萌动	(41)
海外视野	(45)
大陆研究者的新目光	(48)
三种文学史模式	(50)
问题与“新大陆”	(51)
《海上花列传》的文学价值	(52)
“救风尘”的终结	(55)
艺术结构的新探索	(58)
文学语言的自觉革新	(61)
文学研究的视角	(63)
传播媒介与文学进展	(67)
繁荣与限制	(68)
稿酬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70)
鲁迅的个性主义	(72)
职业作家的心态	(74)
文学主体性的来源	(76)
先天不足的文化市场	(78)
古代作家与科举	(82)
现代作家的矛盾心结	(83)
“改造国民性”	(86)
五四“兴起”的三种观点	(90)
“五四”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92)
唯美主义与未来主义	(95)
民粹主义思潮	(97)

悲剧意识	(101)
性爱观念	(102)
白话文运动的两次高潮	(104)
是“现实主义”吗?	(106)
现实主义的诞生	(108)
浪漫主义的闪现	(110)
艰辛的浪漫之路	(112)
“革命的浪漫蒂克”	(114)
小说价值的被发现	(116)
戏剧的兴起	(118)
散文的不平衡	(119)
古今作家的“学历”	(120)
古今作家的地域分布	(123)
女作家的涌现	(125)

第三辑·解析现代文学

艾青:《向太阳》与“火把”	(129)
夏衍:《上海屋檐下》与《心防》	(131)
林语堂的生活艺术观	(133)
生活艺术观的现实意义	(137)
巴金与《寒夜》	(139)
激流三部曲	(142)
爱情三部曲	(145)
灵魂的呼号	(148)
《在医院中》:一个序幕	(151)
第二种声音	(153)
第三时期:与劳动群众结合	(155)

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	(157)
合理性与缺陷	(160)
“孤岛”文学	(162)
沦陷区小说	(163)
沈从文与废名为什么“走红”?	(164)
革命文学的消失	(167)
两代作家文化层次之比较	(169)
不同的文学面貌	(172)
大后方:全民意识的高涨	(174)
“五四”精神的泯灭	(177)
关于“民族形式”	(179)
捍卫“五四”新文化思想	(182)
个性精神的萎缩	(185)
延安文艺界的精神状态	(187)
赵树理方向	(190)
复杂的矛盾体	(192)
传统与拿来主义	(195)

第四辑·通俗文学专题

通俗文学的被发现	(199)
古典文学制作传播的三次变迁	(201)
通俗价值的发现	(203)
五四前的《小说月报》和恽铁樵	(205)
王钝根与《申报·自由谈》	(207)
王钝根与《礼拜六》	(208)
许指严与掌故小说	(211)
侦探小说四义	(214)

《上海春秋》·····	(215)
包天笑与《小说时报》·····	(218)
《小说大观》的编辑思想·····	(221)
“鸳蝴派”价值何在? ·····	(223)

第五辑·新时期文学

伤痕文学·····	(227)
反思文学的反思·····	(228)
文化小说的出世·····	(229)
当代的现代派·····	(230)
王蒙的意识流·····	(231)
批判之作《活动变人形》·····	(233)
《班主任》的意义·····	(235)
京城素描《钟鼓楼》·····	(236)
《人到中年》·····	(238)
蒋子龙的改革文学·····	(240)
“棋王”王一生·····	(242)
高晓声与大众化·····	(245)
农民性·····	(248)
后记·····	(250)

第一辑·探源『前五四』

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 性和开放性

晚清时期有着小说创作多元共生的良好机遇：气息奄奄的满清王朝在行将就木之时已经失去对意识形态钳制的权威，作家们可以挣脱长期以来政权对文学的干扰与束缚，无拘无束地享受到创作的自由；同时，国门洞开，对外交往扩大，外国翻译文学如潮水般涌入，作家们具有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外来艺术模仿与借鉴的可能。此外，随着工商社会的发育而逐渐形成的文化市场与发达的印刷事业，也对晚清文学的繁盛与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家们借此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与施展文学才华的舞台。凡此种种，都足以孕育出晚清小说多元性、现代性的因素。

不过，晚清小说中这种开放性、现代性却被极大地压抑了。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使得这种可能大打折扣。推翻满清、抵御外敌，使得政治小说成为这时惟一的主线，并进而扩大与影响到其他门类小说的艺术追求与价值旨归。不仅如科学、侦探、滑稽等明显带有现代工商社会娱乐、消遣性质的小说门类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即使如直接从传统通俗小说中脱胎而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时也只是如星星之火，被人们弃置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而且，由于后来“五四”新文学工作者对文学启蒙的刻意强调，晚清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这种微弱现代性与多元内涵更是被遮蔽、被遗忘了。

政治小说：声嘶力竭的宣传与理想主义光辉的消散

政治小说最先是由维新派人士提出并大力倡导的。康有为在对各种文体的比较中发现了小说强大的启蒙功能：“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治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更是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纲领性的小说理论宣言，明确提出了政治性的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一时成为整个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前提。尽管这一主张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颠覆意义，只是把小说从原有文学门类中的“小道”提升到“大道”的地位，其本质仍然是文以载道的翻版，然而，它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意义却十分的重要与深远。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整个晚清时期的文学创作，而且对后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也有着明显的传承与借鉴作用。不过，仅就当时的文学状况而言，它的宣导作用，远远大于具体的创作实绩。即如梁启超本人按自己的文学理想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后来他也承认：“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此外，如侠民的《菲猎滨外史》、陈天华的《狮子吼》等，情节之芜蔓、资料之堆砌、叙事之僵硬、说教之空洞，都使作品缺少了艺术的感染力与生命力。

继《新小说》以后，《绣像小说》（1903年）、《新新小说》（1904年）、《章月小说》（1906年）、《小说林》（1907年）等小说杂志纷纷面世。它们直接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论的激励，表现出对文学政治教化作用的热情，不

过随着人们对太多的眼泪与笑声、不必要的夸张与变形、声嘶力竭的政治宣传与启蒙诱导的厌倦,它们也迅速失去了启蒙主义者那样的锐气与豪情,淡去了作品中廉价的理想主义光辉。

谴责小说：警世意识与 艺术欠缺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小说家们更愿意以作品而不是口号来展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以期引起人们的愤恨与警觉，并从而产生改良的决心。正如鲁迅所说：“群乃知政府之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与时政，严加纠缠，或更扩充，并其风俗。”因而，当时重要的小说杂志尽管是受启蒙主义文学的催生，然而不久便成了谴责小说的大本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以讽刺与变形的手法刻划了一大批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晚清官僚形象；《文明小史》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一群打着维新旗号的投机分子；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通过小说主人公九死一生二十年的所见所闻，对千奇百怪、荒唐无耻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曾朴的《孽海花》则集中暴露了官宦士子及整个社会阶层的荒诞与放荡。尽管谴责小说家想有意识弥补启蒙主义文学政治说教枯燥乏味的不足，不过由于他们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激，众多的谴责小说家也大都缺乏对艺术的精心锤炼，因而常常犯有辞气浮露、笔无藏峰的毛病。在这方面，刘鹗的《老残游记》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狭邪小说：批判现实与 猎奇展览

狭邪小说由于其反映内容的特殊性，人们传统上并不把它归入谴责小说的范围；同时又由于大多数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低俗化倾向，人们也不把它认同为针砭现实的社会小说，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应属于政治文学的末流与余波。海上漱石生（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所反映的题材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一样，都是描写妓女生活的。不过，海上漱石生并不如韩邦庆那样对妓女充满同情，而是以溢恶的手法描写了妓女们种种的骗人伎俩，并进而对当时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同样，张春帆《九尾龟》中的所有妓女，一个个都毒如蛇蝎，不是虚情假意，就是吃里爬外，甚至卷款潜逃，“嫖界英雄”章秋谷对她们的教训也可谓是名正言顺。此外，二春居士的《海天鸿雪记》等狭邪小说，专门揭示妓女的奸诈与贪婪，更是带有谴责小说的味道。问题并不在于对妓女应该是同情还是丑化，关键在于描写是否准确与真实。当一批小说家面对工商社会背景下物欲横流的世界，对众多泯灭灵魂、沉沦于金钱的妓女展开批判与揭露时，其批判的锋芒与现实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糟糕的是，也有不少作家并不以批判与疗救作为宗旨，而是一味地猎奇与展览，以获取商业上的价值，进而走到了谴责小说的反面。值得关注的是吴趼人的《恨海》，这位著名的谴责小说家反映的是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但却透露出比同期作品更深远的社会内涵与主题意向。

科幻小说：离奇的想像与 创作局限

科学幻想小说很像是政治小说的孪生兄弟。当西方列强凭借其船坚炮利打碎了东方帝国的古老神话时，声、光、化、电，以及一切新奇的科学技艺，便成为人们膜拜的图腾。梁启超、鲁迅、周桂笙所热心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月界旅行》、《地心旅行》等科幻，旨在培养起人们对科学的兴趣，重振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的信心，同时也给读者以新奇、愉悦的享受。鲁迅认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鳞角。知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对此，他把科学小说提升到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之一。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等作品，都借助科学的梦想，实现着中国人免于落后挨打、甚至称霸全球的美好愿望。大胆离奇的想像，急欲摆脱国运积弱已久的决心与激情，使中国现代科学幻想小说具有了滋生与茁壮成长的土壤，可以产生出比《镜花缘》格调更高、更为瑰丽的鸿篇巨制。然而由于我国本身科学技术的薄弱，许多作家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而且更主要的是一批科学小说家抱有了过于强烈的政治教化、开启民智的功利目的，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科学作品的精心构思与合理安排，因此，在这一科学小说浪潮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与品尝的佳作。比较而言，倒是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别开生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